



## 「秀州書局」之奇人奇事

汪春泓老師 中文系副教授

認識范笑我，時在1997年。早在1994年，我還在復旦讀書期間，同學嚴鋒就曾談起，說有我一嘉興同鄉名范曉華，辦一「秀州書局」，經營文史類書籍，給他父親辛豐年先生寫過不少信，聯絡有關郵購書籍等事宜，南通辛先生因在《讀書》雜誌上經常寫關於音樂的文字，聲名藉甚。范給全國許多文藝界知名人士寫信，以謀求名流關注其書店，辛豐年也是其中之一，嚴鋒對范君懇切的態度印象深刻，我於是記住了范曉華的名字。

畢業後來北京大學工作，1997年春節回嘉興，有一天路過中山路，見到冰心題字的「秀州書局」招牌，就情不自禁地步入書店。對於一個在北大附近居住的人而言，買書自然是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，但是店裡牆上的一幅水墨山水畫卻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落款吳藕汀，已是八十多歲的老者了。我就問店內惟一的夥計，他三十多歲樣子，一打聽，他就是范曉華，自稱「范笑我」，我就請教如何求得吳藕汀的畫。笑我長得頗為老成，一臉愁胡相，見我張口就想得到吳藕汀畫，似感唐突，他面色凝重地告訴我，藕老的畫並非輕易可以得到。於是我請他代為求畫，潤格在我接受範圍內。三天後，笑我就約我一起赴吳老寓居的南潯購畫，第一次見到吳藕汀，印象中是一十分倔強狷介的老人，工繪事，善詩詞，解放後辭去公職，長期生活在貧窮潦倒之中，但精神卻十分旺健，談藝論世，機鋒犀利，但因長期壓抑，現在名聲鵲起，其壓抑深重必然有所反彈，全無一般老者的歸於平淡。

自此以後算與笑我兄熟識了，「秀州書局」一大特色就是范曉華自辦一份《簡訊》，敘述書局所結交的各路文化人及其談論的各種事情，他每期都給我寄來，我每期都看，此是文化氣息淡漠的我的家鄉惟一的一點文化遺存，彷彿魯殿靈光一般。每期均為笑我自己結撰、印刷，並且郵寄到全國各地。《簡訊》上出現的人物以老文化人居多，比如蕭乾、冰心、施鰲存、黃源、錢仲聯、周振甫、張中行等，還有鄉人如莊一拂、吳藕汀以及百歲章克標等，尤其蕭乾病重還要解釋不能及時覆信的原因，實在可以因小識大。讀笑我兄繪「笑我遺書童向您拜年」藏書票，體會到其間無數的心血。可歎在此博士、教授滿街都是的時代，在一個商業意識極其昌熾的時代，一個高中畢業生范曉華毅然以文化為承擔，四十不娶，不計得

失，以虔誠熱忱之心，敬重文化人，津津樂道孜孜不倦於過去以至今日的文化勝事以至雞毛蒜皮，而且將小小書局做成了一個文化的「磁場」，賣書也成為頗有品位的文化事業，吸引着許多年齡段知名或無名的讀者，與他傾談，向他購書。如今一些知道秀州書局的人，假如有機會到嘉興，拜訪秀州書局成了游南湖煙雨樓、吃五芳齋粽子之外，第三件必做的事情。已有報紙發表文章，將「秀州書局」與北京等地最著名書店並列。我想笑我兄假如不幸倒下的話，我一定要大書「民族魂」三字覆蓋在其遺體上，我不是效顰吾鄉先賢沈鈞儒，笑我兄確實是配的，當然笑我兄必然長命百歲，這一層敬意不能向他表露。

而今笑我所編撰從1994年至2000年的《簡訊》，經過篩選，取名《笑我販書》，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，我收到了他寄來的贈書，由衷地向他道賀。我覺得此書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在於「立此存照」。

明清時期，江南讀書人在人口中比例肯定比今日生意人在人口中比例高得多，而比較傳統的讀書人，在今天的嘉興基本上滅絕了。從《笑我販書》中莊一拂、吳藕汀等老者身上，還依稀可見到舊讀書人的影子，他們可算是恐龍化石，飽讀詩書，優雅多情，詩詞歌賦，琴棋書畫，均本色當行。但是看他們平生所追憶者卻大多是鄉人，文化是在一個很小的地域範圍內承傳。他們輕視新起的京滬等地的教育機構，大學雲集的各地名流均不入其眼，像吳藕汀就認為趙景深等因為沒有銅鈿才去教書，而自己是不屑做此等事情的。談學問就談到本地的沈曾植、王國維等，談書畫也念念不忘本地的名家，如金蓉鏡、陳澹如等，談版本目錄則有南潯嘉業堂，甚至談及餐飲，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長期食不果腹的老人家，還在「同情」今人沒吃過好東西。在吳藕汀眼裡，出了江南就是地獄，一切都「怕煞！怕煞！」。從「江南二仲」來看，錢仲聯頗得益於常熟書香門第的哺育，晚年則頂禮膜拜沈寐叟。王遽常從學問到書法，均師出於沈寐叟。這是一種典型的鄉土本位文化情結，有點自戀，甚至有點坐井觀天。但是，浸淫於數百年的文化淵藪，使得他們是在深厚的文化積澱上目空天下，先人的老本有時也夠他們揮灑自豪，在固執甚至偏執之中，倒並不顯得底蘊不足，與如今年輕人的枵腹矜躁自不可同日而語。我想笑我是受到此種情結影響的，因此在《笑我販書》裡，我們看到了從古至今所有與嘉興有關係的文人雅事，虧他能如此費心，「歷史上的嘉興」幾乎被他竭澤而漁。而對於過去的人和事，笑我是本着一種「古雅」即美的觀念，不道德判斷地兼收並蓄，比如，唐代陸宣公是嘉興人，劉禹錫曾寓居嘉興，巴金祖籍是嘉興，笑我都提到了。現當代一切與嘉興有關的文人墨客，在其書中悉被網羅；一代名妓蘇小小與柳如是都頗具文化修養，笑我也稱她

們為嘉興人。在古來文化建設方面，嘉興人究竟居功多少，此本來很難估算，但是在嘉興情結的驅動下，似乎在許多文化事業中都讓人看到了影影綽綽的嘉興人的身影，好像都與嘉興有些緣分。笑我爬梳於古今文獻中，目的似乎很明確，那就是彰現家鄉的人傑地靈，全不顧周邊還有蘇杭等通都大邑。仔細分析這種心理未免有點夜郎自大，但是僅僅從清代朱彝尊以下來考察，浙西文脈的延伸，很大程度上，確實要拜鄉邦文化之所賜，笑我的此種心理倒是淵源有自的。因此我們今人在研究明清的江南文化、文學時，假使忽略了鄉邦文化所發揮的影響，那麼這種研究都是不甚完備的。《笑我販書》無意之間展示了舊讀書人學問承傳的一種史實，當然古代讀書人也不乏負笈天下者，然而更多的讀書人的活動空間卻是螺絲殼裡做道場，方圓百里而已，此並不妨礙他神遊萬仞；即使走出家門，甚至遠走高飛，其精神卻仍然與鄉邦文化保持着不能割斷的聯繫，此也啟示今人，當這種鄉學傳統消失之後，就意味着真正的文化轉型，從身到家，再到國與天下，不能沒有「鄉」這一重要的環節，鄉學給人的影響就如從小就呼吸到的空氣與喝到的水一樣，一個研究中國學問的讀書人，二十歲左右才到大學裡去發蒙，畢竟遲了。傳統學問的空氣在鄉間已經十分稀薄，現在的少年郎聞到過多的銅臭，若無視這一事實，有時對國學復興抱有過分的樂觀，是不真實的。

讀《笑我販書》，我還得到了關於長壽的知識。章克標今年103歲了，聽說身體還十分健康；去歲逝世的莊一拂，享年96歲；吳藕汀今年也90歲了，思想新銳不減當年。他們都歷經坎坷，其長壽可能與「食不求飽」有關，其少年、青年時代，生活比較優越，然而到中年以後，因政治的原因，一下失去了往日生活的水準，所以準確地說，他們想求飽已不可能。比如《笑我販書》記載，1997年元旦，莊一拂說：「前天我去南門吃茶，很奢侈，化2元7角吃了一客燒賣。」此輩人物若想得心血管毛病，就顯得奢不可求，一隻小菜籃子，讓他們能吃到蔬菜稀飯，生命得以苟延殘喘，無意之間百病不侵。而對於生活的詩意感受，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，最有益於身心，這要歸於其知識學問之滋潤，如莊一拂能背誦《文選》。這足以令他們忘卻苦痛，並且轉苦為樂，世界畢竟是美好的，世界畢竟是值得留戀的，所以他們的生命力極其頑強，直到山窮水盡，莊一拂才感到生不如死。

他們有自己的「生物鐘」，自得其樂，莊與章都有點浮世度日的意思，幾乎到了「舉世譽之不加勸，舉世非之不加沮」的境界，雖有助於養生，而立身卻不夠謹嚴，在複雜的時世裡陷於尷尬之中，章克標就遭到魯迅的痛斥。壽命幾乎將一倍於魯迅的章克標，最近還為人寫對聯「與其橫

眉冷對，何如笑口常開」，有意篡改魯迅的名句，可見人生態度截然不同。但是生命的價值必須超越肉身，魯迅將是不朽的，而章克標至多是一個混跡於洋場的人物標本而已。

《中華讀書報》2002年5月9日